金壘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　輯

廿六

富貴不如貧賤壽考不如夭死者

人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富貴壽考。父兄以欲之子弟。子弟以欲之父兄。此又人之至情也謝晦爲宋臺右衛還都宣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

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籬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遂是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顏延之以子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屛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嘗蚤過嫂謁賓客盈門嫂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驕狠傲慢其能久乎王晏佐齊明帝廢立建武中爲尚書令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後頻勸

之。晏默然不荅。思遠退。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甸曰晏及禍。故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而兄曾不以欲之其弟。父曾不以欲之其子。此其富貴有不如貧賤故也。褚淵以宋司空兼太保。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齊遂以淵爲司徒。賓客賀者盈坐。淵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又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耶。名德不昌。迺復有期頤之壽。故壽者。人之所甚欲也。而弟曾不以欲之其兄。此

壽考有不如死夭故也

南宋失刑

南宋郭世通家貧與其妻傭力以養繼母嘗生一子輒瘞之懼其違養也文帝賢之旌其門嗟夫异哉養子以繼嗣未聞其以違養也以爲違養如其勿生斷一樹殺一獸非其時猶曰不孝况無故而殺其母之孫乎斯人也浮名所薄至殺其子則優爲之弑父與君直亦未及焉耳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奉巳况復旌其門余以是惜宋之失刑也

徼名可邀也則有坎子以爲孝郭巨郭世通也厚祿

郗世通坎子爲孝

陶季直操識不正

可餌也則有餌子以爲忠易牙樂羊子也大權可竊也則有僇子以爲威王莽武則天也

陶季直病免望蔡令時劉彥節袁粲以蕭道成權盛將圖之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沛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命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淵立碑始

吉翰 故殺 典籤

終營護。甚有吏節。按李直宋人也。知有齊而不知有宋。當代人物。則知有褚淵。而不知有袁劉。其為人識操不正若此。且仕宋為望蔡令。佐齊為尚書左丞。建安太守。入梁又為給事中黃門侍郎。不忠云耻甚矣。名註孝義傳。君子為李直孝而不義也

南史循吏傳。稱吉翰為宋武帝所知。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閤。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之。翰命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欲當宥此囚

死命。昨於齋上見其畫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與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予以爲囚之罪。果不至於死。而與籤者欲生之。雖生之可也。囚之罪已無可生。而與籤者直欲以意生之。則必有利其財而然。是固有法之可按矣。胡爲遽執而殺之耶。夫此囚可生。則欲生此囚者。又何可殺。不然死豈易邪。而以人相代爲邪。若曰惡其賊詩則其遭迴於明旦。已有悔沮之心矣。乃呼之更

育宋北魏兩事晉絓毋子祖孫之變

來是誘之而必殺也死者生之生者必殺之何居豈所以語於法之平乎使其刑政類如此亦橫而已矣將以稱於吏曰循不亦妄乎

南史宋傅隆傳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王已生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地出父母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舊令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旣流移載爲人

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義且不得以示絕事理然也從之比史魏邢蚪傳爲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豬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逆者僇及朞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若聖教含容不加孥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詔從之此兩事議者皆經人倫母子祖孫之變然字以爲姑有殺其婦罪必行於姑可也婦之子非姑之

孫與自不得以其孫故而輕其祖子有殺其母僇止及其子可也子之子非母之孫與又不得以其父故以絕其宗故傳崖之議可也邢蚪之奏君子以為過之何則僇其子及其孫使遺育遂殄禋祀永絕是再殺其母者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為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為可楊子且以為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學

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吁亦不知其何心矣。

南史梁吉翂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而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爲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

北史甄密盡財贖蘇良於賊中

也而可乎吁誠不知其何心矣。

北史甄密叅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余謂密舉義甚高。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可贖而况長物乎。然或者以爲道不可繼復有蘇良則叔雅之背罄矣。昔子貢於魯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魯自此不復贖人矣。竊恐叔雅之贖人不再也。

崔亮停年格論

魏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問人材專問勞舊吏部郎中薛琡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寄之以務力若使選善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勤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此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

者自此盡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得失，宜依此稍叙，以酧其勞。嘗奏不報。宇謂亮立停年格，非爲初不簡人材也；薛琡之任人才，亦非並棄舊勞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廢耳。然自停年格行，世之不爲巧宦鑽營者，澹墨自守者，猶得叙年勞積以與衆人黨進，世謂淹滯之聖書。淹滯豈盡不材也。若惟得人材應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誠盡其敝，毋乃反爲僥倖之聖書。且人才非久試不見，既得其材，自益宜久

於其職。豈可使風猋去人耶。天下饒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部刺史守。劾當擯去。吏書又懸三年之課。黜幽之典。於是乎行。其大賢大材。世之所希。楚如堂上。風標特出。資格自不得限之。衡誠設。寄以輕重。度誠設。寄以長短。物豈無差等耶。然一寄輕重長短於權度之中。使物各以其精觕醜好輸之輕重長短而價辨焉。則輕重長短固與精觕醜好互準而並行。至於明珠不徑寸。良玉不盈尺。而所毓孕淵潤。所藏山輝。則初自不劾其無鄉連城之

今以明珠良玉不可爲輕重長短遂欲與衡毀度
以意稱量天下之物詎知燕鄉連城之寶不世出
毋乃益長人僞而還物情乎如琡之明閑簿領當
官敏事稱小有材然元乂專政則事元乂元乂廢
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李神軌其外
託方格內實浮動則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予
則竊有取焉耳又自亮以停年格亮劾司空議
劉景安亦有書規亮亮書答之併見亮傳
北魏寇儁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儁後知之乃曰

得財失行者所不取。訪主還之。竊高其行。然不能信其中道以否。偶記它書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價高。卽以陝價賣之。南軒先生曰。不如伊川塌麥。有來問麥價者。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蓋若減價。便是近名。乃知儔前事終涉有意。又比史趙柔嘗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予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柔初不知直。然信其一言。終不貳價。

不欲以利勤其一心誠可也人之爲善雖不如我
竟使商賤貫人物以去潔已而類人不可也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亦一介不以與人此可謂以
道義平分於人我之間矣元順不及也衛茲弱冠
與同郡圖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
子許買物隨價讐值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
子許必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
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有道可謂善

觀人盖子許無心而文生有意僞爲之有意在於近名而文生有意在於近利又其最下者

北史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書曰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

下爲烏書生爲蚍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
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
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陳子曰木之無心也故不
能變化松栢之不爲樗櫟也無心也雖然松栢
者衆矣鼃之爲鶉也龍之爲蝎也魚之爲鹿也鵲
之爲猨也蛇之爲鼈也鰍之爲虎也螻之爲蝶也
鼠之爲鴽也桑蠶之爲蜾鸁也蠁子之爲蠅也水
蛆之爲蚤也蛣蜣之爲復育也老羭之爲猨也胡

蝶之為鴝掇。鴝掇之為乾餘骨也。蠶之為蛹。蛹之為蛾也。魚卵之為蝗。蝗之為蜻。蜻為蛇也。蛇之為雉。雉之為蜃也。雀之為蛤。蛤之為雀也。鳩之為鷹。鷹之為鳩也。魚之為龍。龍之為魚也。鷄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鷄也。臨淮之鷹化而為鷲。邵武之鱔。化而為蛟。猶曰。此皆有生之性也。腐草之為螢也。朽木之為蟬也。腐菌之為蜂也。朽瓜之為魚也。稻之為蛩也。麥之為蛺蝶也。蒿之為蠐螬也。積灰之為蠅也。老韭之為莧也。毒菌之為巨蜂也。

酒之爲蠓也醯之爲蚋也飯之爲螉翳也羊肝之爲地皐也馬血之爲轉燐人血之爲野火也泉之有爲乳爲醴也星之有爲井爲石也果皆由心作乎

易曰隨有獲貞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人臣居功當如此北齊蘭陵王長恭累以戰功別封數郡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

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名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問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豫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嘆曰我去年尚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而薨然則遠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道在退不在進黷貨自穢無救於敗長恭是也郭

汾陽嘗由至誠獲全。竊咎極欲爲王檢身之累。漢高不忌文吏。故蕭相國出於獄中。使韓彭亦請田宅賤貰貸。無見理也

李安 不忠 不孝

李安父仕周。開國封公。安復釋褐襲爵。國周世臣也。楊堅作相。亂蹤漸操。表引安左右。與其弟悊谷永碎首誓爲死士。君子惜之。安叔父璋以梁州刺史。力扶賢藩。志靖宄醜。同公之過。誘悊中應。鄙寄賣友。義存君親。其在斯乎。而覆與安謀。謂它人父。安曰丞相吾父也見本傳厇合逆節。尼漏忠圖。遂僇趙

許善心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亡

王。叔氏亦族。字文之不祀忽諸矣。賣國以酧賊恩。覆宗而奸官賞。不忠不孝。天其覆諸。感疾而殞。啜泣何及

許善心以陳散騎常侍聘隋。時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如陳官。賜衣。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廼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此人能懷其舊君。即我

誠臣也。及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其姪許弘仁馳告天意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徘徊若此。善心怒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與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已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不孫。其黨輒牽曳遂害之。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曰：我有見矣。陳子曰：世多稱許善心

忠。夫善心安能忠。陳亡不死。殫爲技巧。備極姿態。取說新君。轉益寵貴。既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亡。幾宇文化及之復爲文帝。且與洛而用已也。獨柰之何以帝王之量擬之盜賊。善心之信化及者過厚矣。夫國亡君弑。則人臣自以死爲其道。求生實難。豈有不得死耶。而邅迴於衆賀之日。喑啞於被執之時。有脰不自經。有齒未嘗嚙賊。召之則來。賊麾之則去。釋之則生。害之則死。推斯類也。將賊賜之衣則必服。予之館則必就。命之官則必拜而東

廿七

薛道衡好書言於亂世

向之哭比同之涕成機故態種種當在假令毋死將次第併見特日間耳借賊之果於殺也 魯心敬

宗之矣

隋薛道衡煬帝初刺潘州上表求致仕帝謂虞世基日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及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亦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致之罪道衡不悟房彥謙勸之杜門辟禍而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

行哉奏之。帝怒。遂勑令自盡。妻子徙且末。嗟夫。蓋有以人之直言。指以爲誹訕先朝而罪之者。亦有稱敘當代之德美。惟明君見以爲阿諛。則鄙之。乃若玉几既馮。金滕遂緘。燕冀方求。龍髯莫挽。睹劍舄而興思。指鍾呂而搗頌。此固亦文人學士之所黽勉。而嗣孫孝子之所求也。雖高祖道幷帝王。而煬帝誼歸臣子。孰意道衡一頌。乃竟罹及孥之慘乎。惟是心也。它日張衡入侍。而血濺於屛風。史亦何能爲之諱耶。然道衡餙藉以悟。請退得進好盡

言於亂世，戀美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蹈覆轍，易所謂患至掇焉，未足憫也。掇詩魚藻序以爲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情，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今衡方須文帝，故煬帝云。

隋盧景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它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景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李士謙奴嘗與鄰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

遠去無爲吏所拘也東漢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習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而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唐韓滉有幼子弟涸抱弄之因失手墮地死滉戒約其妻必母哭曰恐傷小郎意四事皆人所難然蘆以物賤則義愈重李以人踈則命自輕此輶所謂德毛易舉耳宋深體於人情篤會乎天倫故能損忿就平抑哀處冲此非養性定而見理明疇然乎老牛舐犢乳雞搏貍豈人忘諸而人異乎物者正以物莫

一至而人包五常為能靈應時出而不窮吁斯豈可與庸俗道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四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五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事敗之後惟當席槁待罪惟高祖所命耳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

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鬬之際一人將何從乎荷亭辨論似爲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不然太子藩王同俱人臣也不尤曰太子國之副君乎故太子圖諸王而有弗正在太子則當諫諍王圖去太子則惟有死而已記曰士死制何君命之俟之有

朝士有不顧爲忠臣之說

朱子與留丞相書朝士有不顧爲忠臣之說恐不得爲與邦之言也予按唐書魏徵嘗言於太宗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忠臣良臣惟上之

所係甚大。而願太宗之俾爲此，毋俾爲後世所以責望其君之厚，而非止以期待其身也。若後世不願爲忠臣之說，直以避其君之當爲桀紂，而以堯舜諫其君。且欲以蓋其承迎之跡，是則奸臣之尤，而何足道哉。不爲忠臣，亦豈得爲良臣耶。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

優爲忠臣者也

古有將相兼材者。李靖，將材也，不可相。太宗嘗問李靖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馭

則不可用也它日太子治君何馭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禮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其後太宗將崩黜勣授高宗而用之蓋靖策也用之人勿疑疑之人勿用靖乃使太宗疑用用疑不失之疑則失之用失疑棄士失用棄國此授遺託孤何等而可失哉爲將者以術施之敵可也使君乃施之臣下殆矣太宗又問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

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是靖能任勣不任無忌它日無忌不負太宗勣迺負靖此舉矣靖尚知人哉靖疑侯君集君集學兵法於靖而不欲盡其傳迺盡傳其書與李勣疇之不知李勣爲老奸所喘久矣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咏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敎誨非臣知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

太宗絶薛延陀婚

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按高祖唐創業君太宗擬以太公以漢高自予也徒以晉陽造攻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高祖徒誇多其兄太宗喔之太宗且欲掩父可乎

太宗初許薛延陀婚既納其聘復絶之褚遂良以失信諫余曰忠信之行於蠻貊必也義乎夫復言非信也昔者孔子嘗與蒲之人盟而棄之矣言必信之有夫貢子女方物盖殊方之所以效臣妾也若之何降天子之尊而以先之戎狄垢帝女之貴

而以並之胡媼不已辱乎遂良善諫者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衡山之降叔王有成命矣而停之此失信之大者而遂良未之諫及焉何與豈謂信可負於已沒之大臣而不宜棄於方張之敵國乎夫亦是以存沒與替而爲之蓋抑不堅於信矣攷是時唐將契苾何力奉詔往省母涼州爲薛延陀毗伽可汗所執脅使從何力箕踞拔佩刀劃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太宗聞之泣下卽詔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

有曰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使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携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携不戰而擒矣帝然之后如其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自不能來乃爲失信在薛延陀非在中國也

唐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獲瑰寶不貲有馬腦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

儉笑曰尒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宋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得之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俄一吏誤觸卓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俄顧吏曰汝誤非故也何罪之有公真雅量哉夫其事勿罪可能也不微於色是難能也斯亡以動其中矣二公名將相

也有以哉或曰使獻公之不貪有曹武惠之節則都支遮匐之寶固不克於下陳矣使魏公澹無嗜好若范文正公則墟墓間物豈至為席上之娛哉

三宗猥用大臣而苛錄小過

唐太宗以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杖輕下士貴吏玄宗以御史大夫宋璟監杖人於朝堂杖輕貶睦州刺史大將軍國之爪牙而使之執杖御史大夫國之耳目而監杖又皆以杖輕得罪猥用大臣而苛錄小過胥失之矣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贓吏後漢孝王烈之居鄉也

或問唐太宗賜絹以愧贓吏

唐用房杜姚宋

有盜而覺焉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革俗所秉之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姦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弗同也

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諸人之論頗不一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蘇宋而不及姚劉軻上崔相國書稱魏房姚宋而不及杜權德輿作陸敬輿翰苑集序亦以魏易杜惟房宋無異詞以今論之蘇許公之猷可替否在公爲私與廣平所

遜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而世多以房杜稱則以房杜夙事潛邸及太宗即位首用爲尚書左右僕射共筦朝政當時天下初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討裁二人之手二人同心濟謀以左右帝成一代之制故時稱賢相必首房杜而鄭公初事太宗爲諫議大夫備咨訪貞觀三年始以秘書監叅預朝政十年始知門下省叅議朝章國典而未嘗正居丞相之位又承房杜之後大業已定潤飾而已故止以諫諍顯而

不及以功業聞然於徵何貶耶至於杜與姚之時有見遺不能如房宋之確然者則亦有繇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以問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以全者大況杜任事日淺又房所薦而姚之救時應變或流於權譎耶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已或曰餘無狄梁公陸宣公裴晉公諸人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而數公際遇其時君臣之間以義始終前後莫比否者有臣而無君是故謂於其遇已

婁師德晉子曹參

婁師德奮自邊鄙，戴紅抹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哉。及積功至台輔，乃能遜以受訶，斷以容扙，忍以待濟，巽以遠嫌，不詭不隨，當猜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攷其所為，大類曹參，皆更事女主。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婁之伐，存乎推狄。然曹無聞於輯呂，而婁有開於存唐。婁賢矣哉

李世勣有子

李世勣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亡賴賊性，老當在耶。身翼戴武氏，及武氏之亂，勣已死，勣子敬業首事天下，起而討之，雖敗訖於竄

身滅族屍僇及以勸懲忠臣烈士何意近出其裔倡大誼而盡前愆勸可謂有子積不善之報於是焉而爽矣𥿄泉何氏謂徐氏爲望宗之禍距勸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施嗟夫使天之報施逆惡孳以令子則世之子孫爲善不孝而罹禍畢爲其祖父之不善之報而首鼠草間全軀苟免妻子之臣且反爲家之孝子矣盍何氏以惡勸可也寖淫殆及於敬業不可也

尚論人物當就其明志大節觀之未易以一時成敗

若是其幾也駱賓王首事信草草武氏之不誠是亦天也然其僞臨朝一檄懸揭逆賊布之天下縣之日中雖不幸而敗迄免其身妖狐之魄褫矣亦博浪之一椎也哉余嘗讀其傳而悲之以彼其材將馳鞅於功名之途鼓行而前就禦而卒邅迴於下位沒身而不進蓋骯髒奇介之士與及觀其爲武功主簿所上裴吏部書乃惓惓自託於徐元直李令伯之流繹其詞旨蓋慈孝之誼藹然斯豈慷慨獨立執一槩而已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貞夫

人臣所難

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倨慢。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侹侹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眞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

狄仁傑爲知頓使

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許申屠嘉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耶

高宗時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幷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廼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眞大丈夫也狄公之爲大丈夫乃此乎見耶公廵撫江南吳楚之淫祠毀者千七百所何有於妬女祠帝也驟聞而激賞之有媿於

中。而見以爲不可及者與。且道有姤女而避之。若宮中何。帝俛而不能繹也

王方慶梁公之非

王方慶爲左庶子。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門殿名多犯嫌諱。請一改之。制曰可。及爲相。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卿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按前一節。含唐悟魏文侯之事也。後一節。左師觸龍諭趙太后之術也。易所謂于巷以遇主。公其近之。又武氏嘗問數夢雙陸不

勝。而對曰宮中無子以感悟后。李邕爲狄仁傑傳則曰仁傑。李繁大唐說纂。則曰方慶而新唐書兼採之。蓋綜其實。然則公惓惓爲太子。卒返周爲唐。其功蓋梁公之亞也

睦友誼均兄弟

睦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已父母古人處此。良不幽奔。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二公爲其僚若友親在遐。甘心以其安易危之死而不恤。他尚足動哉。徐大玄爲杭州參軍。亦奔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老。廼詣獄自言。指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孝者也。黃而毅將爲進士舉首。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於友。以爲其母榮者也。今世士

大夫處僚友若梗泮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其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頹俗故并而存之

李昭德爲相而笞殺王慶之捞殺侯思正勇哉此申屠嘉所不能得之文帝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盖古之大臣者與史稱其頗怙權爲衆所指目弗察矣嘗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怙權之有憸乎丘愔廼爲群小甘心焉武氏惑之以放於死悲夫

大獄 論三 教珠 英會 鄭賦

何易 于調 羅江

徐彥伯爲武氏任酷吏頻起大獄王公卿士以語言被引迺著樞機論爲世戒欲人慎言也亦庶乎孔子言遜之旨耶至乃與張易之等入禁中爲武氏撰三教珠英又會鄭奈上而鄭賦詞矣或曰遜以辟咎不亦可乎曰不預撰三教珠英者無朱敬則耶武氏何嘗罪之况義所不可焉避咎

何易于自爲昌調羅江宰相裴休出鎮綿州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蓋刺史自以羞縣令廉約也然亦自易于爲益昌腰笏引刺史舟一事有以

動之。予謂使邑有蔣況。則部中人令且求蔬飯而過其軍邑。有何易乎。則裴刺史不敢盛車騎而入其界。夫風之乎。誠在乎人之有以自立何如耳

徐有功備平

徐有功以當報皇甫文備之獄。公知有法已矣。君文備胸中哉。報怨者以直。折獄者惟允。公是謂耶。或曰文備酷吏也。公毋念怨。自當疾惡。夫無其隙焉得而舍之。是為惡人者常幸也。曰不然。公所閱者獄耳。就事而論。按之以法。故稱平焉。若摭其它故使罰浮於事。是又羅織也。何以服人。且為文備多

亦千緒端忙功不庚之意

廿六

矣可盡殺乎。抑公之爲此所謂仁術焉。公之正名而理冤多矣。羣不逞之心。必有以私譖公於武氏者。是役也所以少降酷吏之氣。而大信於武氏之心。公之道自是行矣

漢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嘆息之音。允責邕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便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殺之。嗟夫邕之赴卓。非其雅懷。本以避刑。憯然就僇。然其帷帳密謀。所以佑扶善類。衰止兇心。功亦有焉。遷延

懼禍不即自裁斯其清行之累耳座上嘆息之音得徹存亡今故之感耶允遽執而施之過矣唐張柬之等既遷武氏於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元之之涕非特伯喈之嘆矣豈以此見殺而元之乃僅出刺亳州蓋柬之之不爲允也又按張柬之等之首謀也元之適自靈武至於是柬之等遂以其謀告

之新鬪之舉元之亦與有勳而憝功蒙訾潛焉渝之無從也豈以是自媚於賊后哉是時辟陽雖去產祿方張元之固以預覩其敗故不欲與享其成蓋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也然知而不告徒以孫免固亦憂國之不忠矣君子曰元之雖知其猶在薛季昶劉幽求之後乎

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爲相奏請除之夫除之此固非本務也而縱之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斯假人於難而救溺子者論也盧

慎憤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將孕沴長厲而以爲保和是蠹糜人以餌蝗也已且夫除蠹蟲攻蠹物除貍蟲去鼃黽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瀆乎

唐劉禹錫嘗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邪原禹錫以王伾叔文事被黜憲宗欲終斥不復逥詔雖更赦令不得原後它宰相哀其才稍稍內徙而終不逞故持此論以撼諷時宰非篤

論也攷史稱九齡以雅厚稱非苟爲恔者公嘗著
言六合元元之衆宅生於刺史命懸於縣令不宜
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蓋公意愼簡守令以重
民命一言之間仁心藹然焉在其失恕乎且善地
非所以畜惡人知其不才而放之又何善地之有
古有以禦魑魅投畀豺虎蓋放而流之必至此而
後可者鬼神亦福善禍淫苟妄畏陰譴則陽明之
世刑賞皆失矣

張九齡以忠亮大節事明皇時上壽千秋節群臣爭

張九齡有規　媿乃毘

唐明　休林甫

獻琛異而九齡獨上所爲事鑑號千秋金鑑錄備陳儆戒之意蓋卷阿天保之所以祝其君也頌而不忘將之以規謇乎大臣之風與九皐公季也爲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盛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皐獨以所獻精靡加三品吁媿乃毘矣

唐明皇嘗謂吾相韓休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世善帝知休亦謂帝能抑情克己爲天下用賢也以李林甫傅致之林甫之相寔休所薦德林甫嘗薦己故

三事先後皆開元時

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烈帝弘矣廟謨顛倒四海動搖五十年來作瘡痏果誰爲之雖暫肥天下旋縱虎狼使食其肉如勿肥可矣

唐秘書監姜皎得罪中書令張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

然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恐吾輩及之漸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占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爲黃門侍郎奏曰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國諸公之論盡上尊國體而下流福於士大夫弘矣

二子陽氏

李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其欲楊國忠又先李林甫遺意而中所欲故玄宗雅安林甫相之至十九年林甫又雅無甚國忠也然卒之賊玄宗者莫林甫賊林甫者莫國忠夫蠆有尾無或犯之羆畢之口其故食牛至心而勿之覺也二子羆畢哉

賀季真以之爲千秋觀

唐玄宗好道而宰相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迎上心而市寵也小人哉賀季真一代嘉德爲秘書少監天寶初以夢游帝居廼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賀亦餔糟歠醨耶先

幾察微適然遠遁留侯赤松之託也然君子謂賀
哲於謀身而踈於悟主矣惜哉